◆精神家园

三封家书

易祥茸

20世纪60年代初,我考上了县第一中学的初中部。有一天,我正在上课,有人冒冒失失闯进课堂告诉我,我父亲去世了。我如五雷轰顶,不知所措。好在班主任理解我的心情,连忙给我办好了请假手续。我跌跌撞撞回到家里,跪在父亲灵柩前,心中有说不尽的苦楚和哀伤。

把父亲送上山后,几兄弟才去清理父亲的遗物。打开他老人家书桌左边的抽屉,在一叠关于堪舆的书籍和一本《幼学琼林》的上面,赫然搁着给我的一封信,而且已经封口,上贴一个8分钱的邮票。估计父亲是想第二天就把信寄给我的,但一场脑溢血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。

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。信纸还是从我未写完的数学作业本上撕下的,字迹还是我熟悉的颜体字,里面还夹着5角钱。刚刚因守灵而熬红了眼睛的我,又扑簌簌地流出了热泪。

父亲在信里告诉我:古人云,“读书是天下第一等好事”。说我是这个家族考上县里中学的第一人,为家族争了光,他很欣慰。要我学习要认真刻苦,但也不必悬梁刺股、囊萤映雪,说到底还是身体重要。另外再夹带5角钱,以备我临时急需之用……

信未看完,我已泣不成声了。我把5角钱攥在手心,久久不愿松开——它是父亲给我的最后的礼物。在后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,那封信、那5角钱我一直贴身藏着,让我时时感觉到父亲就在我的身边。

父亲去世一年后,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全地区唯一的省重点中学。父亲不在了,支撑我读书的担子就毫无疑问地落在大哥肩上。高二那一年的暑假,我按照学校的要求,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(当然也为了多捞点工分),每天都累得精疲力竭。但天有不测风云,这个暑假我母亲大病一场,医疗费用当然也大多由大哥支出。况且,这一年大哥又生了个小孩,费用开支是蹭蹭往上加了。我怎么办?大哥还有钱给我交学费和生活费吗?

离开学还有几天,正在我备受煎熬时,我接到了大哥的来信。信里说:“前人说过‘至乐无声惟孝悌,太羹有味是读书’。你能考上省重点,说明你是用了功的。目前经济确实有点困难,但还是要想办法……”

我接到这封信,久久压在心头的石头终于放下来了。感动?激动?反正心里有莫名的幸福感。人说,长兄为父,长嫂当母。我的这位兄长和父亲一样,对我的照顾是十分周全的。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!过了几天,我就去公社粮站办好拨粮手续。在学校规定开学的前一天,我步行50多公里,来到大哥身旁的时候,太阳还没下山呢!大哥赶紧把我带到他们单位的食堂里吃晚餐。第二天,我带着大哥给我的学费和生活费,带着崭新的棉衣,搭上便车,兴奋地朝学校走去。

时间过得真快,一晃十多年过去。国家恢复高考了,去不去考呢?其时我已年愈三十,且已娶妻生子,更有老母在堂。但妻子还是劝我去考一考,或许弄个“铁饭碗”也未可知。

我居然考上了。好在那时读大学管吃管住,还不要交学费。而且我填的志愿是离家最近的,这样,来往车费也节省不少。

我郁闷地走进大学,新发的书籍的油墨香味并不能让我兴奋。同时入校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,许多东西总谈不到一起去。晚上躺在床上,总想着:老母亲身体还好吗?小家庭没有我这个顶梁柱在家挣工分,生活还过得下去吗?

有一天,我们大队在地委工作的一个老乡找到我,递给我一个包裹,说是我老婆带给我的过冬棉衣。我急忙打开一看,棉衣里包着8个煮熟了的鸡蛋,还有一封信。

信是用铅笔写的,字迹歪歪扭扭。或许是妻子风风火火从地里回来,刚放下锄头;或许是刚剁完猪草,还来不及解下围裙就写信。信里只是草草写了几句:“母亲身体还好,只是每天要为一大家子照看许多孙儿孙女,背驼得比以前更厉害了;儿子女儿……自从你去读书后,连喷嚏都没打一个;今年养的鸡特别肯下蛋,买盐打油的钱也足够了;家里一切都好,不要挂念,你安心读你的书……”

我心头一热,眼睛有点湿润。

我们寝室刚好8个人,8个鸡蛋,我给他们每人1个,自己留1个。

父子亲,兄弟情,夫妻爱,时光虽远去,深厚却依然。三封家书,青鸟探看传佳音;千万情愫,花开花落写春秋。人在世上,行色匆匆,亲人渐渐远去,琐事隐隐淡忘。但当我身心疲惫时,静下心来,读一读因年深日久纸质早已变黄的家书,回想起当年旧事,我感觉比得到“万金”还要快乐,感觉我已经找到了幸福的源泉。

(易祥茸,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)

乡间小路 王道清 摄

◆人物剪影

刘大胆

姜之虎

刘大胆个头粗粗壮壮,干事大大咧咧。他生来一身的大力气,在村里干活的同龄人中,他挑的担子比谁都大都重。人们分析他力大的原因,是从小爱吃爆辣椒吃出来的。可山村爱吃爆辣椒的人多呀,怎么就他力大?大家喊他“刘大担”,大担大胆,久而久之,刘大担喊成了“刘大胆”!

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机关工作后,在一次转业军人会议上,我们才相识的。我在南方部队当兵,他在西北当兵,同是部队“老转”,谈话接交格外亲切。他生就的那身力气在部队派上了用场,搞搬运汽车轮子军训,他能左肩一个右肩一个,双脚还滚动一个。训练考核,次次他都优秀。转业后,他在一单位办公室上班,业余生活也很丰富,除了写写画画,还好开荒种菜。河畔的荒地,他翻耕过来,种上各类蔬菜,丰收了,自家吃不完,全送给小区空巢老人吃!他还是保持了山民本色,仍然好吃爆辣椒。别人劝他莫吃少吃,他只是不听,吃得老婆孩子总不喜欢!

他还喜欢钓鱼,会钓鱼,白天有时忙不过来,钓鱼就安排到晚上。我被他约去,陪他到郊外水库钓过夜鱼。水库又宽又大,藏鱼量也丰富,骑摩托车去只两个小时的车程。夜钓的人很少,大多是胆小不敢去,一是水库风浪不断,二是周围山坡多是层层叠叠的茔冢。

他钓技纯熟,投竿只十来分钟,即钓上一条五六斤重的草鱼。他接连钓上两条大鱼了,我的鱼竿却还没动静。他安慰我说:“钓鱼不能性急。你慢慢等,我去山里休息一会,一个半小时后你喊我起来。”我等鱼心切,就答应他。在又帮他捞上一条大鱼后,他才在朦胧月光下,手持那把大遮阳伞,朝山坡走去。他拿出腋下夹着的雨衣,铺在两坟之间长满杂草的凹槽里,又撑开大遮阳伞插好挡住月色,就躺着呼呼大睡了!

我钓鱼的瘾也大。钓到快天亮,也钓了两条大草鱼。由于我专心钓鱼,忘记叫他了。他醒来时,对我好一顿埋怨,说我耽误了他起来吃爆辣椒!原来,他钓鱼时带上了做好的爆辣椒,想吃了爆辣椒提提精神,继续钓,还想多钓点鱼。此后,他再没约我去夜钓了。

两个月没见到他了,也没见他带菜到我家来聊在部队欢快的生活了。一次在路上,偶遇他的爱人老姚。她一见我,就是对刘大胆好一顿数落,说他就是不听家里人劝,不听医生嘱咐,一世离不了他的爆辣椒、爆辣椒,这不,得了病,没法讲话了。

在刘大胆的追悼会上,我听到他们村的老人讨论刘大胆如何如何胆大,如何如何好吃爆辣椒……

(姜之虎,邵东人,娄底市公安局退休民警)

双清 SHUANGQING

◆樟树垅茶座

叔父的情怀

贺显华

今年“五一”假期,我放下手头的工作,乘车去隆回县城探望曾是军人的叔父。

在车上,我想起了叔父从军的故事。1979年,叔父刚满18岁,萌发了参军保家卫国的想法。他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理想透露给我爷爷和奶奶,当即遭到一顿痛骂。事后,叔父找到我的父亲,央求他在爷爷奶奶面前说好话。我的父亲被他爱国的真情感动,答应帮他求情。最终,爷爷奶奶答应了叔父的请求。但爷爷提出了一条严厉要求:战场上决不当逃兵,要杀敌立功,受奖回乡。叔父听了,满口答应,他拍着胸膛向爷爷保证:当战斗英雄,为全家争光。爷爷听了,大手一挥:好,去吧!

我在车站下了车,因不知道叔父的住所,打电话给叔父,让他来接我。叔父在电话中说脱不开身,叫婶母来车站接我。我心里嘀咕:叔父早就退休了,怎么还有那么多事呢?过了一会儿,婶母来了,她告诉我,叔父要去公园演讲。我疑惑不解。婶母笑着说:“你叔父人老心不老,主动向组织申请担任‘党的二十大精神讲解员’。自从当了讲解员后,他自掏腰包,印刷学习资料,经常往学校、社区、工厂、公园跑,组织老师、学生来听他的宣讲课……”婶母抱怨叔父有点“傻”。

我心里冒出了去叔父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地方看一看的念头,便向婶母提出要求。她领我来到了公园,指着坐在讲台上演讲的老头告诉我:“你的叔父正在给游客作报告呢。不要打扰他,等他讲完了,你就过去和他打招呼。”“婶娘,您还很支持他呢!”我感到有点意外。“不支持不行啊!如果反对的话,他会跟我吵。”婶母苦笑着说。

我让婶母先回去,然后,悄无声息地走进听讲的人群中。公园草坪里坐满了人,大概200多人吧。

演讲结束后,我跟叔父打招呼,称赞他演讲很成功。叔父听了很有成就感,自豪地说:“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,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,也是最有意义的工作。”

叔父带我回到他的住所。房里光线昏暗,摆设简单。在客厅的一面墙上,我猛然看见挂着一枚军功章和一个“战斗英雄”的牌匾。我久久地凝视着军功章和牌匾,明白了叔父家“寒酸”的原因。我的眼眶湿润了。

叔父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军队转业干部,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,心里装的是别人,想的是党的事业。在平凡的岗位上,他像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,把光亮留给了人间。

(贺显华,隆回县作家协会副主席)

◆古韵轩

诗联赞劳模

谢卫民

联赞超级稻高产攻关“粮人”王化永

甘当超级农民,且看他蚁碌蜂忙,汗水洒于田亩里;
谨奉袁公遗志,每待那穗沉籽壮,丰收刻在笑容中。

诗赞“祁剧之花”肖笑波

情衷祁剧作生涯,寂寞歌台付岁华。
几曲圆融如凤啭,一身清丽胜梅花。
昆弹激越传南北,颦笑嫣然动迩遐。
梦蝶目连兼火种,非遗戏送万千家。

诗赞矿山“铿锵玫瑰”张丽青

不悔长年苦累脏,矿山岁月弃红妆。
工装型号虽然小,挺起湘金硬脊梁。

(谢卫民,新邵人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中国楹联学会会员)

诗题武冈古今名人

戴冰

题陶侃

学宫银杏展君容,美誉流金若古松。
陶侃路名天地鉴,未弯弓箭也英雄。

题郑维城

起舞闻鸡志气轩,兵书共枕夜难眠。
三重黄榜夺魁首,史册都梁您占先。

题潘应斗

清正盈朝野,审时度势行。
田园怡养境,寡欲可清心。

题邓辅纶、邓绎

兄弟皆儒雅,诗多愤世风。
民生涂炭苦,道义铁肩中。

题欧阳东、邓中宇

敢将壮烈扑真理,窗外茫茫血雨曛。
折戟沉沙存铁骨,中华今日慰英魂。

(戴冰,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)